



● 吕 龙 霏 译

少年维某的 新烦恼

重 庆 出 版 社

少年维某的新烦恼

[民主德国] 乌利希·普伦兹多夫 著

吕 龙 沛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Ulrich Plenzdorf
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

Suhrkamp 1973

责任编辑：周定国
封面设计：江 东
插图设计：

少年维某的新烦恼

〔民主德国〕 乌利希·普伦兹多夫著
吕龙需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63千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100册

书号：10114·207

定价：0.50元

译者前言

青年歌德完成了使他蜚声世界文坛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两百年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当代作家乌利希·普伦兹多夫(Ulrich Plenzdorf)在一九七三年发表了《少年维某的新烦恼》。仅从书名就可看出两部小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乌利希·普伦兹多夫生于一九三四年，柏林人。早年在莱比锡学习哲学，后来毕业于电影学院。一九六三年以来，他一直是德发电影制片公司的编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相继上演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剧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艺术学院在一九七三年向作者颁发了亨利希·曼文学奖。

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虽然与歌德的《维特》各不相同，然而它的主人公维某的“新烦恼”与维某的“旧烦恼”，仍然有若干共同之处，比如事业心

受到挫折，爱情受到压抑，自尊心受到损害等等。作者通过这本小说提出了应该如何关心、理解青年一代，以及如何教育他们正确处理现实与理想，劳动与生活，爱情与道德，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作者还向读者揭示了诸如父母离婚这类社会问题给青年的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维博这个青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艺术形象。一方面，他的思想活跃，求知欲强，有进取心，富于创造与探索的精神；另一方面，他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个人主义相当严重。尽管这本小说展示的是民主德国乃至东欧国家当代的社会生活，然而它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反面的借鉴，证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社会固然应该更好地研究如何关心青年一代的问题，但是，作为青年本身来讲，则应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只有这样，才能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健康成长，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材。否则，象维博那样，陷在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最终是没有出路的。

另外，从艺术上看来，小说的表现手法的确实算得上别具一格，全篇仅由讣告、调查对话和死后的维博所穿插进来的评论组成。在语言的运用和结构布局方面都有一些颇为新颖之处，可供我们参考。

十二月二十六日《柏林日报》讯：

十二月二十四日傍晚，在里希滕贝格城区“2号乐园”居住区的一间棚房内，发现了一个名叫埃德加·维博的重伤垂危的青年。据民警报告，埃德加·维博未经申报，长期私自留宿于这所等待拆除的棚房里，因违章乱接电线不慎触电，现已死亡。

《柏林日报》十二月三十日讣告：

埃德加·维博——

我们前途无量的青年同事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故不幸逝世！

国营柏林WIK厂

车间管委会

主任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

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人民防卫报》十二月三十一日讣告：

惊悉埃德加·维博——我们永远难忘的青年朋友因故不幸逝世，谨表哀悼。

国营米滕贝尔格水压机厂
技工学校 校长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

我的爱子

埃德加·维博

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故不幸长眠不醒了。

埃尔塞·维博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是九月份。九月底。是在他临走的那天晚上。”

“你从来没想到去找找他吗？”

“就算有谁可以来责怪我，那也轮不到你！轮不到一个那么多年来除了寄去几张明信片儿，就对他儿子漠不关心的男人！”

“对不起！——可难道那样作不是你本人的

意愿么，在我生活的转折关头？！”

“收起你那老一套吧，又想挖苦人了！——没到警察局去恐怕是我唯一作对了的事情。其实，就连这说到底也错了。不过，起初他真把我弄得无可奈何。他搞得我在技校，在厂里简直没脸见人。女校长的公子，向来最优秀的学工，成绩一直是清一色的优优优，结果呢，原来是个阿飞！学业也不管啦！家也不回啦！我是说……！后来，经常不断有他的一些消息传来。不是带给我的消息，绝对不是的。是带给他的同伴维利的。录在磁带上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话。有这么多盘。最后维利还是到底让我放来听了，这事儿他自己也觉得不妙了嘛。埃德加在什么地方，一开始他还不es想告诉我：是在柏林。反正只听磁带，谁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听了磁带总还可以知道埃德加身体不错，还工作呐，就是说没去浪荡。后来又冒出一个姑娘，过了一段时间又分了手。她结婚了！他在我这儿的时候，倒是同姑娘们一点儿瓜葛也没有。再说，那也不是警察局的事！”

得啦，得啦！——扯什么蛋。我同姑娘的瓜葛不少呐。头一回是十四岁那年。现在我敢说出来了。啥事儿都听人家讲过，可总还是闹不实在。于

是我就想非搞清楚不行，我就是这么个德性。她叫希尔薇娅。大约长我三岁。我觉得，就我当时年龄说来，真是交了好运了，你想想，我那时连一点儿风度也没有，还是个娃娃呐。我说这些倒不是想炫耀炫耀，而是不愿别人把我给想错了，伙计。一年以后，母亲来开化我啦。她也真够呛的。我这个白痴总想发笑，不过，我还是乖乖儿地听着看着，同以往一样。我现在觉得这简直是胡来，乱弹琴。

“怎么，他竟然成了阿飞？！”

“他把他师傅的脚趾头给砸破啦。”

“脚趾头？”

“他把一块重重的铁板扔到了他的脚上，一块地脚铁。我吓坏了。我是说……！”

“无缘无故就这么干了？”

“我不在场，可弗莱明同志给我讲了——他就是他们的师傅，一位老师傅喽，经验又丰富，为人又可靠——，他说事情是这样的：他早上在车间里分发工件给大伙儿镟，就是那些铁板。小伙子们也都镟了，后来在复查的时候他发现，埃德加旁边的维利镟倒是镟完了一块，但不是手镟的，是用自动床子镟的。生产时铁板当然要用自动床加工。这小伙子就去弄了一块来，拿给师傅看。它当然精确

到了百分之一。师傅说了句：这是在自动床子上搞的。

维利：从什么自动床子搞的嘛？弗莱明：二车间那台床子。

维利：哈，那儿有自动床子？！——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师傅。我们还是在刚开始当学时上二车间去过，当时我们还把那儿的机器当作了解蛋机呢。于是埃德加嘴上就老挂着这个。这一切当然是事前都商量好了的：就算那儿有台自动床子呐。或许是有。可这么一来大伙儿心里就问了，既然如此，这些铁板又干吗非用锉子来搞呢。再说已经是三年级了呀。”

这话我的确说过。没错儿。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根本就没跟谁商量什么。我明白维利他们打的什么主意，但我不想介入，跟以往一样。

“弗莱明：你们开始跟我学徒的时候我对你们讲的话都忘了吗？——我给你们说过：喏，你们手里有块铁！要是谁能用这块铁做成一块表，他就可以出师了。不早也不晚。这就是他那条格言。
埃德加：一开始咱们就不想当什么钟表匠。”

这话我早就想给弗莱明挑明了的。倒不是仅仅为了他这无聊的格言，主要是针对他那整整一套中世纪式的待人处事的态度：完全象是还在手工工场时期。在这之前，我一直咬紧牙关忍住了，没爆发。

“紧接着，埃德加就把那块铁板扔到了他脚上，扔得那么重，把一根脚趾头都打断了。我好象挨了炸雷一样吓昏了。一开始还不肯相信这会是真的。”

完全正确。只有两点细节不对。第一，铁板我不是扔的。我哪儿用得着扔。要砸断根臭脚趾头什么的，这些铁板已经够沉的，单凭它本身的重量就够了。我只消把手一松让它落下去就成。我无非就是松开了手。第二，我也并不是话一出口就放手的，弗莱明先还说了一句话，他吼道：我万万没料到说这话的竟然会是你，维宝！

到这会儿我才炸了。这会儿我才让铁板落了下去。你听听：埃德加·维宝！——可我叫埃德加·维博呀！就算你牙齿老掉完了也总不会把“博学”念成“宝学”吧。我认为，任何人至少也有权利要求别人正确地称呼他的姓名。谁要不在乎，那是他的事儿。可我这回倒要在乎在乎。乱叫了几年了。别人称我母亲维宝她倒满不在意。她认为反正大

家已经叫惯了，她不仅没有因此就死掉，反倒以这个错名儿一步步在厂里晋升上来。这么一下大家就把咱们连带着也叫成维宝啦！叫维博又怎么样？要是叫希特勒或者希姆莱呢？那当然倒了大霉！可现在能这样乱叫吗？维博是个古老的胡格诺信徒的姓氏^①，怎么样？——不过，即或如此，这当然不成其为拿那块臭铁板去砸臭弗莱明的臭脚趾头的理由。真是造蛋！马上我就意识到，这下子鬼才会再谈起什么培训的事，而只会把那铁板和脚趾头一天到晚挂在嘴上了。我有些时候，脑袋会一下子发热发昏，末了就会干出一些事后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事来。这是我的胡格诺血统在作怪，要不就是我那时血压太高。患了胡格诺高血压。

“你认为，埃德加害怕那事产生的后果，因而出走了，对吧？”

“是的。还能为啥呢？”

我倒是想这样说：我并不特别在意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青年朋友埃德加·维宝（！）是怎样认识他对待弗莱明师傅的态度的呀？”见鬼！我宁可去吃别的什么苦头，也不愿口不应心地从牙缝儿里硬

^① 法国十六世纪喀尔文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

逼出些什么：我认识到呀，我将来怎么怎么呀……在此我保证做到什么什么呀……等等等等！我生来不赞成自我批评，我是说：不赞成公开的自我批评。这有些伤人的自尊心。不知道是否有人理解我。我觉得，应该让人保持他的自尊。向榜样学习什么的也得这样才成。可时不时总会有人来问你是不是有了榜样啦，要不一周就得写它三篇作文谈这种事。我也可能得个优，可我总不能拿个优到处去招摇嘛。我有次写了：我最伟大的榜样就是埃德加·维博。我想成为他将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此而已。这话的意思是：我想过要这么写。后来又搁一边儿了，伙计。这篇作文要是真写出来充其量会落个不予评分的下场。那些混蛋老师谁也没胆量打个不及格什么的。

“你还能回忆起一些别的什么事吗？”

“你是想说我们准吵过嘴吧？——我们从来没吵过。呵不，是吵过。有回我不想带他到什么地方去，他气得冲下了楼梯。那时候他才五岁，要是你指的就是这事的话。——不过，尽管如此，也许这全都是我的责任。”

简直胡说八道！这事儿谁也不负责任，全怪我。这话我们得先说清楚！——埃德加·维博书也不念了，家也不回了，是因为他老早就想这么干。

在柏林他当油漆工干得顺手，过得很快活，还结识了夏绿蒂，差一点儿还搞成一件伟大的发明，也是因为他愿意干这些事儿。

至于说在这期间我过了约旦河，那确实是霉登了顶儿^①。不过也没什么，当时我没什么感觉。三百八十伏特可不是闹着玩的，伙计。来得快极了。再说，凡是过了约旦河的人也很少后悔的。我们那边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这就是说，要是你们不想念我们了，我们也就不存在了。我哪儿有资格与别人相提并论呢。我还太年轻。

“敝姓维博。”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林德纳·维利。”
你好哇，维利！你是我活着的时候最好的朋友，现在我求你一件事。可别象他们那样，也在你的灵魂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苦苦地追寻罪责什么的。打起精神来吧。

“据说埃德加录过一些磁带 是吧？取来方便吗？我是说，我可以听听吗？”

在您方便的时候行吗？”

“行。可以。”

^① 过约旦河意为死亡，相当于汉语中下黄泉之类的说法。

录音带：

总而言之/威廉/我认识了一个人/她更贴近我的心——一位天使——可我无法向你描述她是多么完美/以及她之所以这么完美的缘故/一句话/她完全俘虏了我的心——完

不/我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我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里的的确确看出了对我和对我的命运的同情——在我心中她是圣洁的——在她面前一切欲念都变得无声无息——完

一句话/威廉/未婚夫回来啦——幸好迎接他的时候我不在场——不然我的心就被撕碎了——完

他对我很友善/我猜想/这更多是出于绿蒂的调弄/要晓得女人们都精于此道/而且也自有其道理/只要她们有本事使两个崇拜者相安无事/得益的总是她们/尽管要做好绝非易事——完

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哟——威廉/现在我什么事也经受得住了——我再也不同她见面了——我坐在这儿/大口大口地吸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期待着黎明的到来/太阳一出/马匹也就要上路了。

呵/我的朋友们哟/天才的巨流为什么这么难得激
涨汹涌/奔腾澎湃/如此少地掀起使你们惊心动魄
的骇浪狂潮——亲爱的朋友们/在这巨流的两岸
上/住着一些泰然优游的老爷/他们的亭园、花畦、
苗圃一遇潮泛就会被洪水冲毁/他们都善于防患
于未然/及时地筑好堤/疏好沟了/这一切/威廉哟
/都令我哑口无言——我只好回归于自己的内心
中去发现一个世界——完

瞧，全都怪你们不是/是你们唠唠叨叨/劝我来
戴上了这副重轭/成天价在我耳边念“要有所作为
呀”/“要有所作为呀”/要有所作为！……我提出了
辞职要求……请你把这些话委婉地转告我的母
亲。完^①

“您能听懂吗？”

“听不懂。一句也听不懂……”

你们也不可能听懂。我看谁也听不懂。我这是照
着那个破本子录下来的。雷克拉姆小丛书。我连
它的书名也叫不上来。那破封面我顺手就丢到维
利那间棚房的破马桶里去了。那玩意儿就是这么
胡乱写着的嘛。

^① 本书的录音，是念的歌德所著《少年维特的烦恼》其中一
些话，但与原文稍有出入，转引自杨武能的译本。

“有时候我想——是密码暗语吧。”

“密码暗语不会有这么多内容的。”

说凭空乱想出来的吧，听起来也不象。”

“埃德^①这人谁也摸不透。他那脑袋瓜子里转的完全是些与众不同的念头。

例如他会好些个歌曲。即编词儿又编调调！没有哪一样乐器他不是摸上两天就会的。要不，依我说，至多也不过一个礼拜吧。他还用厚纸壳儿做了几架计算机，现在还能用呐。不过，咱俩画画儿花的时间还是最多。”

“埃德加画过画？——是些什么样的画？”

“都是用的A₂型的纸。”

“我问画的是些什么题材？要不，可以取几张来看看吗？”

“那哪儿成。他全都带在身边来着。至于题材还谈不上。咱们画的尽是抽象画。有幅叫做物理学。还有幅：化学。要不：数学家的大脑。只不过，他妈反对他画画儿。要埃德先混个‘正二八经’的职业。您要是有兴趣听的话，那我告诉您，这事儿把他给气坏了。不过，他最气的还是发现她，就是他妈，又悄悄压下了一张他的制造者……，我是说：他那老头儿……，我是说由您寄给他的明信片。

^① 埃德是维利对维博的亲昵称呼。